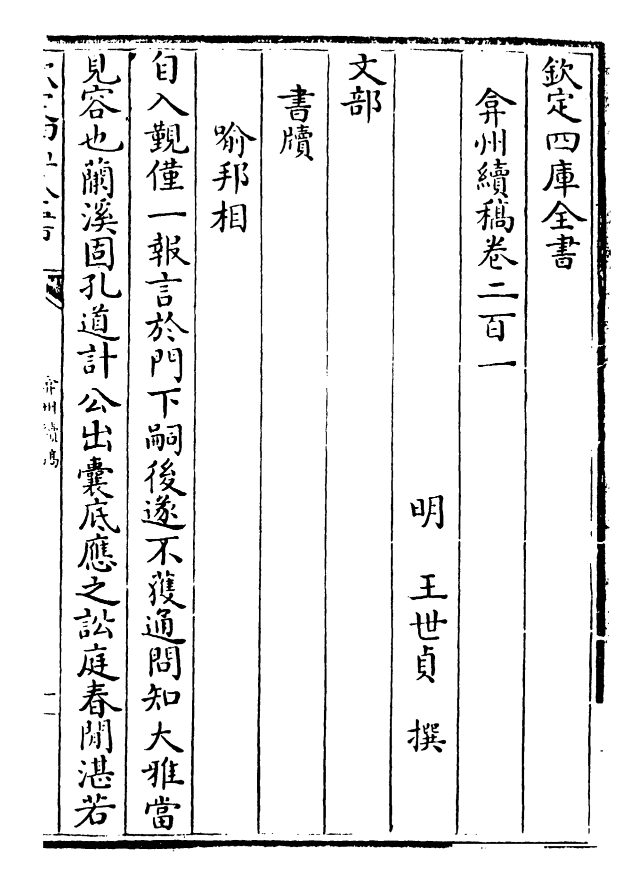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喻邦相

自入覲僅一報言於門下嗣後遂不獲通問知大雅當見容也蔺溪固孔道計公出囊底應之訟庭春閒湛若

神君桃花流水不廢舒嘯僕比於中外事一切末殺所不能盡置者故人耳邑治後堂記終擬破戒以完宿諾第不審作何題有使寄示庶不得捉筆也曹子念以踽踽故不免作閩遊唯公一念之宋潛溪先生詩得脫梓否拙草仙師傳并王學士父子所著附覽

又

承尺書及衆二筒具仞念存胡元瑞别致一紙則多與公及吾家仲氏宴酧之咏令人眉間有栩栩色僕茅舍

成矣旦夕候師羽化即荷一瓢數卷入其間不作一切有為業惟生平故人未能盡洗去或攪我華胥境耳家弟有闗中新命取道故里過貴治尚能續舊遊宋文憲骨朽青城尚結習未忘尚為公思效銜結也

又

足下方晨朝吏民孰計利害施行之至於日中昃而館人有授餐者君子之至於斯也未嘗不得見也則豈其饒餘暑而顧急我以名酒酒我山澤之珍食我而又必我記廳事之壁

即不使晨夕作佛道家奴誦華嚴法華楞嚴金剛黄庭道德諸經不號而嗄而為足下叱毫草此記皆大奇也然足下好僕不已不宜官而僕為記不已不宜道自今而後小取節焉可也扇頭一章颯然其音又有紀遊諸作令人起色浸淫滿大宅姑自抑謁不使便和酒味殊絶足洗數十年月旦恥晚與王宗伯酌之共得十盞便陶陶然尊公詩正與同格想風度亦稱是李盤峯先生天下推以為鉅公長者何幸得見其言足下念之與宋承旨詩同梓道至厚也曹子念不落莫

且可以藉手入閩小具三徑資老雞狗社足矣

又

子念歸殊能談彼中吏民口碑且得公數行以為慰耒幾而皂衣至出公見念之詩誦之與元馭學士相對爽然慨知己之不易也始學士見強草傳實慮傳聞異辭轉有諸臬屬初之誣耳少所見多所怪不意遂以為口實也弟言路諸君子自有為一時捉雞不着兩區區已辦行縢草屨百補衲作因竄計幸而聖恩見寛得仍事

香火舊猶啖少乾腊魚臙令盡屏之一木棉布袍足體於公所眡輕羅薰肘不過屬厭兒輩而已唯是真氣不足禦外侮种明逸所謂山中寒寂聊以養和者然夜舉不能五六酌名醞二瓿手自啟閉足了一冬事矣珍謝珍謝家弟發疏即歸令抵家已十日此子故少欲知足挂冠一念為匡廬小淹通者紛紛政自贊其果決令便課兒輩讀書老農老圃活計不乏不至乃兄之愚且誕也公幸毋過憂拙詩扇頭將意不足仰酧并薄物侑緘

不一

又

昨見浙録策文氣鬱葱乃聞有借重者尋一從曹子念獲豕起居之略初擬仙舄過吳門或得一聚首談契濶而拜手教知有臨安少尹之除雖音徽未接而鱗羽差易獨念遷客中望實孰有如公者而例以常調相待私所不分然其去二千石差徑近可步武也兒子蹉跎場屋尚厠一名代僕丈持門户於願已滿今忝更似蛇足

且念以涼德受之於老易遺旨不無悚然愧且懼耳公通家契深喜慰之情溢於言表感荷感荷僕園中久與懶便昨不免小出應酧殊若不勝今已遣之北首即日尋舊團矣名酒故自養和乃益之以大幣得無傷惠乎恐蹈不恭不敢辭却有薄效希照納為愛

又

得教累紙以尊公傳見托僕辱知已之愛無所効之得一効於尊公則僕之幸也入春後謝他累從容筆研間

或得少趣耳九友齋歌卷久已付之子念所渠云托姚
山人者致之想不至浮沈枝山卷曽見徐茂吳言及而
不之見想偶忘之此君意似佳所為詩亦有才情萋菲
之讒錮人聖世永絶生機良足歎息張開府廓落大度
與人交有終始足下以感恩報之可耳亦何必盡知已
也太守君長者所云云是以二三貴人待我不如以裴
慶先生待我也渠日拮据吏事事煩食少為寄聲自愛
廟廊名能拔淹滞奨循吏而除目無太守及足下得無

似龍之好而已耶顧益卿過此頗能言足下治狀酒脯之貺無以為報如何如何嵗晏忽忽不次

又

前者吾丈引起潛太守云云僕答之即吾郡有裴慶先生何不以見期而用二三貴人相唐突乎蓋未幾而玷除目則吾丈復舉前語實之且亹亹勸駕僕不敢以戲對矣大抵僕之不可出者有四其不能出者有二緣僕心事本自不當作仕路人鄉為當塗者雪覆盆之冤而

唉其有後命一時不獲固匹夫之守遂成觸藩其不可出一也萋菲之談雖不盡是其見咎亦不盡非奈何以白首餘生成人口實其不可出二也四年杜關作有髮僧欲小洗宿愆耳今遂以恬澹觀爲終南徑其不可出三也江陵故不引蔽僕僕非力與抗者今奈何從諸賢茹拔其不可出四也病後衰態種種即作官人不過糜縣官太倉粟耳必無可以大展効者動而黑業隨之其不能出一也匹夫之諾尚不擬負寧有心許吾師而忍

負之哉其不能出二也以故於旬日前具乞骸疏上之而懇辭於衡柄者期得請乃已昨復有轉南少司寇報以虚名濫國恩以世法損道緣益令人慚悚耳將來又不免刺促且累兒輩損㝷山童奔走道路也太公傳已脱稿為故人子王世周索去并索書楓谷二絶句渠似欲藉以先容作酒貲耳子念出素冊求别書傳俟其行當付之知道體强而范侍御當還省干𣣋甚苦借事煉心亦一法也此君無半面交而慰藉再三從容為我謝

之不一

又

使者來復過損筐篚拜嘉之際雖仞大恵殊愧傷廉至於啟湘雲靚團月近體長歌璀璨奪目則不覺饞涎之自溢也中間飾奬踰涯固非薄劣所承而才情妙麗語意精切宛轉頓挫處尤自使人心折王學士見之亦為擊節不能已欲草長歌奉酧而苦材盡偶李士牧在坐令寫西湖小景扇頭寂寥數語不足僭擎玉案也㝵殘

無復世念幸而得請初上疏人歸諸公報書多相挽者後一疏多見羡者亦有自恨者事勢固宜然也白簡紛紜大抵不脫好勝快心意若勁挺而中含迎傅足下憂之故當除目想在非遠如北轉過吳門幸為我一枉棹尚能芼羹麥飯相待曹子念何日歸可以償博進否昨有項生信附余德甫一啓想已致之暑未甚酷加飡自愛

又

前覩吾丈括蒼除目為之喜而不寐十七年循吏名家
文苑先達一郡守何足為榮然半刺之格則已超矣會
曹子念趣錢塘相送草草數行奉聞而渠到彼則台旌
已前發三日矣山郡清晏撫字之暇不妨嘯歌吏民來
暮之謠計已載道不腆一律寄贈久踈此緣故闊颯不
能工而時得瀟灑語公以為何似聞同年何觀察以久
病卒此君意趣不凡故當登逸品不知其後人何如有
遺文足傳否遊山記幸寄兩部李維楨使君必亟相會

杯酒揚扢時亦念及弇山人否台郡王司寇敬所永嘉侯方伯二谷王大叅晹谷亦相聞否荆老入輔洪陽在事巽羣睍自消但鄧定宇尚爾堅卧如何豈㵎山所謂但見其體未見其用耶伏熱不一不一

又

曹子念造永嘉為故府主壽實欲得從括蒼公一周旋耳歸而過我首問與括蒼公詩酒酧倡作何狀不弱退之東野否子念亟為言公病疽於金華旦夕視之若晏

平仲之柎景公背也僕爲愕然已乃曰令潰矣且有起色矣而後僕始安第此病劇須補參芪之外佐以粥肉括蒼事稍簡可卧治勿躁勿恚勿近内乃得百全耳僕覲居苦陋而邇嚻不宜晝鄉居苦遠而多警不宜夜令徙弇中小便然日爲親友所徵逐亡已又時時有兒女子之累與筆研之債居然一欲界凡夫耳家弟以入賀萬壽歸道得南容臺除目差自猤舒九月末更得一聚首也公傳錦里時鄧太史當相鬨有北上意否朱邸中

少年有穎出者否尊公計益健勝明年正八十耶子念念公走一介南聊為附訊不一

又

昨秋知兄病良已還領括蒼事一切就理為慰入春後太公來就養高齋耶業已滿八十兄御金緋從子姓稱觴上壽出而郡之寮邑之長佐復率其士大夫吏民奉觴上壽故人間世之極榮盛快事也僕固當效一言而予念日過相趣待以之括蒼竊意予念未即成行而忽

忽為他文責所先已而有山妻末疾之累不旬日而貴
脩諸賢之請至矣方刺促醫藥中無須臾間念辭之則
不忍於太公兩叙之則力有所不及單為作之則不能
無愧色於子念不得已更托子念之巵語組而成章然
骫骳狗俗知其無當於作者也僕老矣賴兄同宗道者
力粗有所證肌力稍壯足以俟期而夙障見牽無可逃
避大司空李公之子以司空事見屬為神道碑廷尉宋
公之子以廷尉事見屬為傳用晦王孫近一札云德甫

兒於正月辭豫章求德甫及龍沙輔國誌銘想留滯兄所矣此皆於誼不可辭者以江右一方而地下之委頓四此手腕何時可寛也山妻疾縱不即去我分無起理不堪見兒女塗炭以此點綴暮景黯然無色安能塗耳目絶情態為寒山之稿耶元孚奇人要當於格外相賞子念非久造門下區區之悰當於彼悉之不一

又

前有一書附丞倅去役記已徹記室矣余生至拜手教

具悉太守卧理之况葢山水清嘉民吏馴謹六季所稱新安東陽尚似不能無訊牒絫眉山公治客暇杞菊記超然臺然不能不致愾於齋厨之索公殆似勝之也余生所致謝守祠記猶娓娓以不腴之辭為口實公故愛而庇其醜耳名醞薰肘之貺足徵老饕比來連為用晦孺東之二尊君及德甫草志銘頗損枯腸幸不至煩曲筆耳大江以北旱荒者比歲樹木髡瘃殆盡餓莩枕藉而江南脂膏之地滙為巨浸大司農計無所之唯有乜

膏不下耳即無論他地貴省之賢者鄒司勲徐尚璽張宗伯舒司寇相繼去鄧太史堅卧不起國尚可謂有人乎莫與司理言之恐復動渠方寸五嶽也先君得祭葬及贈官小解終天之痛想公所樂聞者余歸無以資行李奈何于鱗云如此高齋色蕭條爾自看有味乎言之也餘不一

又

舟中得接杯酒談笑未幾為道使者奪之竟不能如顧

園夜雨沈沈深酌也欲奉候於南津不得遂放舟為顧司馬執紼人良以悵然五日為賤降與兒曹擁爐小坐而傳有誤恩誥旦即呼舴艋候病弟於丹陽道中覩其瘦削意甚憂之歸即發乞骸疏杜門待命矣過吳城為凌氏事刺促肩輿走之虎丘僧房與袁太宰劇談而舟始至乃有尊翁老先生之名刺在焉不及報訪歸舟又復相失僅一晤余世輔與聞起居耳彖欲為陸平翁宗伯舉者德於兩臺疏請優異此盛世事也記正德十六

年五月壬午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章文懿公懋以言官薦陞尚書致仕時年八十五矣明年遣行人存問予夫廩行人及問而公不起嘉靖元年五月丁卯致仕户部尚書韓忠定公文以言官薦加太子太保予誥命蔭子給夫廩遣行人存問時亦年八十五二公皆以新政應詔事例小不同然大槩不妨援請要之乎翁功業視忠定雖未足名位視文懿則有餘先後相望皆鉅公長者朝議必無扞格凡此事甚偉亟行無疑也二詩書扇

頭請教不一

又

向於袁進士處見老兄條議減省雲間額外之徵具見為民實心與精計宏略使臺司酌而上之司農采而行之百世之利也李使君云兄所請優禮平翁宗伯公移已到又於友人處見為阜南中丞舉邺旌賢篤舊故是明府君第一義適來仁聞轉浹謳謠載道保障之意踰於繭絲多矣唯聞三邑之佃人頑悍者動以官府明示

為辭刧持良善稇入私槖而國課又不能悉蠲是上下迫而驅有田者於穽地也夫田主未有敢竭澤者也竭澤則佃人逋佃人逋則田主之田荒矣幸留神裁處又傳兄性微急速而直遂即使一過坦然當之者難乎其面矣竊效所見以比韋佩弟受知愛深重不得不言勿以為訝别一楮郤不免為請懇亮之亮之

又

前有一信附于生去計已徹記室矣徐孟孺來復得手

教具悉今天下處處饑饉而三吴尤甚此僕燥髮以來所未聞覩念欲賑助公帑如洗計唯勸借士豪以有餘補不足而已而一時諸公無有實心行之者獨明公先以德感繼用威懾緡錢囷粟所積萬計死亡流移之禍獨寛於接壤其福德何如耶即一二不逞之口烏足以勝閭井公議勉旃自愛新詩種種皆自實際有味乎哉僕失足暮年鑄鐵成錯無可為道筆札餘潤間與江山相映發要之一無明障而已周元孚初有外遷轉補學

憲之訊得報乃移南武部朝夕相處大是佳事想公聞之亦爲一快也陸生彦禎以渠先人沾邮伯氏拜恩感公噓借之力刺骨適公名德真無愧鄉先生没而祀之社者也不識可及公而舉否孟孺歸草復不一

陳憲副于韶

公既標英百祀僕亦不至腐草藝苑之嗜各自束髮蘭臭石堅其人往往同之而中外出處若巧相避者非巴中一鯉將遂成欸陷世界矣諸體種種臻妙大抵氣完

識完學完以故無所不有亦無所不暢令人心醉公云三十年前燕中一相接今亦都忘之意公當是虬髯虎顴白晳偉男子而眉宇間秀色不可掩又不作傖態其文不獲見意亦當如三峩挿天長江下瀉千里百折不溢不撓弟皆以詩測得之不知此生有見理否拙序便是穅秕之導所貽二律崢嶸閃爍乃不懼大巫而遽和春雪俱可笑事今年東筆研小閣為公興發遂爾破戒具草念覆瓿是公卿人子雲故事恐不免耳張肖甫嘗

亟稱公此子廓大落穆故當作貴人廓廟忌之小奪其日不朽大業能無讓公一籌耶叙公詩者卭謙之張羽玉僕嘗識之偃蹇淪落鄰死而已以此知詞人尚陽九也公所别寓八近體感慨之致幾於八哀殆不止華陽文獻中有甘征甫者僕老同年記其遊太嶽挂冠碧霞祠而返謂能脫屣浮榮重内輕外且享松喬之祉而竟不及中壽耶如何如何雅辭拜貺外新刻四種并一扇將侑不一

陳提學

昨忽聞文旆已抵家當是上請告疏矣聖政維新公業不憂內顧玆時邛崍坂非迴馭地也邇來王峯婁水何必滅箕潁令人神王先此奉訊容嗣悉不備

甘僉憲

僕東海之畸人也少而齷齪事公車業稍得離去為古文辭以天之靈從于鱗遊時時與子與明卿輩相下上久之復從伯玉遊自是汩沒其中者且四十年雖薄有

雕蟲之聲於海內而中實漸厭之以為小技不尊虛飾
弗庸去立言之君子何啻逕庭晚途偶有所詣於羽化
者亦能挂冠捐室不問生事減省兒女之累屏絕一切
嗜好而獨於筆研夙習時厭時中乃悟大迦葉定中之
舞程伯子覲獵之喜非欺我也數年以來操觚之士毋
問遠邇若以僕為有知識者時薦其技以與僕一言之
定而爭事剽竊妄立門戶毋論其所搆撰即自通之牘
多者春容千言少亦數百言然未有盡當僕意者今得

覽執事書抑何鉅麗辨爽激詭之若此也其解說文字之所由來備體用極正變神情之傳會與天識之超解使人驟讀之而餽悸徐味之而心醉者及所敘尊公事又復淹雅遒勁度他文當亦如是僕所為快豈唯跫然空谷之音而已耶至於飾獎過情却不敢當僕年來筆研之習不能盡謝如前所云云然磬控縱送稍自便習雖涉方寸無甚劌刻但不忍拂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免骫骳逐好時時傷多以此愧古人耳葢古人制文之權

長在我而僕制文之權多在人故也然審如維楨大叅
書辭於尊公壽言可免玆病矣惟楨又言執事之保持
鄉司勲而忤強相不顧也凜凜生色矣昨者偶見一公
書以鄉之推轂執事為病宜執事之復見齮於時趣也
文夫磊落心事如青天白日廊廟可嚴穴亦可即荒徼
卑官亦可執事上有尊公為知己自今以往無地而非
自適之地無日而非不朽之日也勉旃自愛雅貺祇領
附仲薄報不宣

張起潛

貞也病自癈居坎壈久與世末殺吾丈薄書倥偬不忘故人改歲之際再辱教睍勤存何髙誼若此家弟歸頗能道公廉慈慎敏之政當為江藩第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貴府主不幸有之猘犬失性因而傍噬然至堅白如公彼亦何能緇磷也貞跡為能棄家而世累亦時見嬈内境與之相應為孽唯惴惴以上負靈真汲引是懼鄉井蒿目皆魚鱉之餘幸二麥小稔支吾旦夕然秋

事尚未可料見傳邸報廟堂始似憐及亦云晚矣努力加飡以俟尺一之召不宣

管僉憲

承示楚侗先生與吳周四書及公答楚老書反覆誦翫不能釋手楚老有實見實力又勇於衛道確然迴瀾之柱也鄧老者不知何許人當是一遊髠耳其他語亦未可盡非獨所謂色慾者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機過境不容不動既動不容不為則生時當吃百七棒死後下

無間獄矣亦復何足道哉李卓吾却自有一段脫灑處
弟恐蘇長公所謂談龍肉未曾啖過耳公於二賢未湊
泊處加調劑便是和羹手小過當即加針砭不減漢廷
獄吏叅祗是詞氣太馳騁引惹嶺語多或恐楚老未大
印證也今便傳荆老家弟訂之僕於有為跡頗放下唯
内境未盡調伏覺得達磨六祖大寂斷際語有味雖然
此亦藥也我無一切心安用一切藥願與公共之生死
細事耳何況出處已馳蒼頭上第二疏却似勞諸君子

作大耳三藏也呵呵見具區先生幸致聲久不能修境外吉凶禮唯亮之而已

又

前者與羅周二君子過我卒卒便去幾若乘回風而駕雲旗者羅公談二子事近李亦語亦多遷就然胸中别有一段灑落處留近溪子數帙稍取讀之未論盡合作要亦於中有得力處此公聰明不如王汝止而胸次似勝之周君篤實沈毅人也凡以為何若承示海會庵記

理公大善知識也不由學問入者必不退墮兄此文極類宋潛溪氏典暢詳覈要非門外弄筆頭漢所及大方既名震環宇傳法付偈語甚草草何以長明祖燈削之可也所示第二兒驌緣自前歲多讀宗門書偶於其中得小欄柄評判縱橫為瞿元立所薦大抵暫時岐路耳今者碌碌病鄉舉體皆凡兄所誨示頂門一鍼俟渠有進方敢語之兩兒厠名衿裾無足為道承念存慼慼匄内暑雨無事乘興欲草大奏序而亂帙中失之不可得

幸檢示一通為荷手瘡令人代筆幸恕不恭

支禮部

世貞捐家付兒輩携一瓢一衲佛道書數卷入觀即何論燕中諸生平故人不復能以竿尺相往矣獨念公長者豚兒是陶冶中物異日得成一器敢用相托又王鄧二太史有隔歲筆研債令以償之非公不能致也徐公拜大宗伯此是將來為公作衣鉢例耳却有一奇事博笑徐公為庚戌前庚戌為席公書又前庚戌為楊公寧

皆以他曹入不繇館選者也近草得曇陽仙師傳文筆宂弱不能精姑取㲋耳慎莫使人聞之初春尚寒為道加飡自愛

陳太守

僕罪僇之餘偷活人世倏躋六十無所不慚懸弧垂迫為鄉黨見趣則逃之泖湖菰蘆中過旬日而歸以為幸可免矣而使者將大教至啟椷而虹霓之色現則長篇璀璨奪目小閒而誦之鏗然中宮商也弟奬飾過涯非

所敢承夫以僕之待罪草莽豈敢忽負恩私偃蹇朝命蓋亦悲賀誕意耳而門下誤以為高沈冥苦海師真雖見拔刷而未有指引加以凡骨夙就鄙習難祛哀懇之軀唯切厭離而已而門下誤以為有得凡門下之所予則僕之所惻衷而靦顏者也然不敢不領留之篋笥以為好耳朱履却附納新刻諸篇種種園林燕集躡屐徑造何子點之道隱也酧和揮洒流輝秋林謝臨川之逸藻也罷郡里居庭蕪不剪楊荆州之清峻也天目石梁

雁蕩諸記中語則葱嶺萬里蒲團咫尺往往見大雄圓覺心要感應一解霞外一書其於修性積功之助深矣公豈區區文章家暾名者哉方有微痬口授作報不一

詹少參

始門下過吾州而僕獲以不腆泉石薦又獲以杯酒及不腆之辭薦然而門下實先之既別而獲以竿尺機杼相酧荅固幸然又門下先之今者門下又先之書且侑以衣器果餌則門下之篤存故舊與僕之懶慢無狀抑

何霄壤也計書自貴地來已久門下尚未悉僕請告狀而謂其不可不一出僕自再辱白簡意亦不敢修怨於今之得罪者特謂有此六尺身不能自保而付人之齒舌胡可以復玷冠裳故甘心於草莽而會與元馭宗伯交辱真師一言之許遂折節而事之於世念若死灰不復煖矣今不意見録於啟事使玷八座之側門下視僕生平蹟起中外非一日矣非敢用不出為名誠有所不能出者為之主也然而天下之事有不可卒然解者以

門下之在先朝抗疏言事批鱗裂肝非近時諸賢可擬萬一而嶺南拂衣又自超邁謂今日必首起起必首擢而除目尚爾寥寥且不待見薪而歎其積得非材太大名太高礱之毛嬙一入宮而盡奪萬色不為彼利耶僕蓋與元馭屈指而待矣門下見僕書當不滿一笑而疑我不出之非真然世故當強門下出不當強僕出也第門下出則國是有可憂者異時當與元馭共之非僕所與知也薄物附存不一不一

朱太守

僕嬾廢匏處不獲時通候問茲啟天降割於我吳淫雨為虐幾至四旬歙州比之崑吳雖稍高阜而種花者十之八積潦三日稍晴不一日復潦其花根莖皆萎爛無餘而稍西北之區俱滙為巨浸諸稻田之不救者半而可救者亦游青而已以闔州言之僅餘二十之一而乃聞有以為緩者私所未解也二相公之産俱已成甌脫其於剝膚之憂蒿目之慘寧豈下於僕輩但渠自定守

司成被詰之後不免避嫌而此心實望諸公祖之上聞但疏止兩臺辭不迫切則聖心視為常套而司農亦無所取徵必仗老公祖與松江太府各上一疏兵公亦疊言之庶幾二相公可借以聳動天聽於召對賜問之際亦可盡言無諱若止是寂寥兩疏而預定改折存留二說以為該部之地於恩澤必涓滴而已何以活枯骿亂不佞分守湖州日曾與湖守黃思庵上疏告荒郡人頗沾曠蕩拙集可據唯公祖慈仁惻怛之衷竊窺之素矣

敢昧死為遺黎請命惟亮而賜裁焉幸甚幸甚

弇州續稿卷二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三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弇州續稿卷二百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陳給事

嚮者偶以微痾閹門就藥餌耳不聞明公北上之信不能以尺書寸縷為侯會慎吾公始知輕舟蚤發雖親友無一

及者懶慢之罪若少緩而仰止之念則愈耿耿也邇覩邸報見大疏所陳皆至切要於國體民瘼彰彰矣邇者處處灾荒鄉井尤甚長淮以北先賑大江以南先蠲此定勢也然大農告匱內帑不發不知廟堂何以須之貞衰劣過時之人誤見物色乞休不遂黽勉之官伴食無補加以病弟在懷思歸鬱悒無足道者部疏役便附此不悉所吐諸容嗣布不宣

答王給事

貞故嘗從賢季父司寇先生遊已從鄉書得其三子名

褎然而豚兒以間言曰有其者其於制科業幟矣迴矣非敵也於是知有執事而至甲申之歲傳大疏至伏讀之不覺神竦魄奪雖舉朝洶洶而國是有在然則執事者非直青箱之白眉抑青瑣之赤幟也嗣後於仕籍中不覩執事姓名意爲請告而今者得書知有家戚執事煢然在疚不遺一技走使二千里悉出其笥珍以醒塵目何幸如之執事所評北地濟南信陽吳郡大梁秇林衡準也獨厠及不佞猥加獎飾不唯不佞抱非分之恥

而將使天下謂執事有偏駁之嗜矣歸里以來不能盡謝筆研於文稍更雞肋詩自七言律外皆成鼠璞大抵少陵之漫興未必真而文通之才盡不能掩也執事詩新麗之極時出人意表古選則風人之托勝而歌行則騷雅之藻極欲徵八斗要於歌行見之記序皆出西京叙致詳婉忽更遒絶乃記尤琅琅矣又執事治朗陵時號神君案牘為繁而撰述過半夕郎多暇乃稍寥寥不得其説拙序聊塞白耳真佛頭抛糞也與異日全集出

而僕不即死尚能為一言以懺今詧别訊拜貺深感且愧不腆不足以報希亮入司寇公杖屨之間幸為致聲餘不具

李侍御

貞始而待罪楚臬則門下尚未至既而予役襄甸則門下以予告行以故不獲奉顔色旅下風而竊從郵筒拜亹亹之誨又獲覩所梓浄明忠孝諸經竊窺門下於度世經世之間埶其樞矣自是十年來門下出而諤諤歸

而皎皎難進易退之風使人奐然而貞跅弛之跡數墮脣齒而今稍得自寛為立竪一長物矣荆石宗伯時時為言門下之高節孅行次公之宏才大略使貞撫膺而動識韓之想乃忽拜大教雅貺若謂貞可以與語而進之者至讀惜陰軒槀見麗雅之思好生編徵仁愛之深而論語外篇則羽翼聖門之㫖深矣此書貞故竊有志焉亦稍成編而不能如門下之博也秘弗敢出矣貴鄉胡王二先生無恙否鄧定宇深於禪觀仰山所謂衹見

其體不見其用閫閬幸一叩證門下與之偕為蒼生小出亦不走也使旋草次奉復不一

丁侍御

貞以衰病待盡之軀而家罥煩要衝之地雖貌為捨塵俗而僕僕應接寒暑早暮無間宛然都會中一倚門倡耳以故棄而逃之於鄉落舊地鑿坏墐户聊以束攝身心而已非敢妄覬出世度世之業自外名教也門下不鄙買舟數百里而見訪於城不遇又數十里而歷詰曲

僻迂之道而見訪於鄉又相體而不必見僕雖木石寧能不慼然也幸舍弟偶過此得一相接不負仰止之渴而貞之偃蹇亡狀浮於皇甫規張薦矣計門下公除已久而尚未北首又應門者云尚持麤素果何服也邇來時事屢變如白雲蒼狗宮府異同掊擊萬態國是何屬朝紀何藉野人本不當及此而門下行且與其責者何以教我使安此一壑也仰體沖素空緘附謝不一

毛侍御

念與門下分袂時正滿歲矣而尋得武陵書則繾綣猶
面復從家弟所竊讀教旨以欲舉王父八十年之陳跡
而新之以俎豆於先思州王司馬之側則門下厚德高
誼也僕固不敢以私感然亦不能不以私感而覓舒鶩
視以祈黔中信通咫尺之書而不可得即僅得一信戟
門沈沈誰與典謁者以故次且迨今心欲腐而貴竹之
使者復至矣計使者以八月發人日始到跋履山川其
難阻可想狀而遞角無恙稾幣若新中間叙致娓娓猶

若望僕以可有為者僕非敢以不出為名於方外之事亦無所覬羨直是衰與懶會耳自得請後少年頗見跡不堪逐逐避徙鄉落日啜三盌糜葷血屏盡癖好書酒亦不經口眼擁衾度日而已天子捐相印以授荆石公行人尊前蒲車在門即雖欲鑿坏而遁疇可得也姚公救時正須藉廣平骨力此光景似不易逢足下於兹時在臺諫當益朗朗家第一出幾希嗃矢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不似石守道不能嘿嘿也鄉里不幸張起潛以

勞瘁物故亦是世界小缺陷處門下所示孫司空鄭方伯先後同此歎司空著述甚多弔慰之暇可以捜輯毋使散佚否方伯垂當開府而遘此厄正如叅軍携捕馬萬里旅櫬尤可憫也胡僉憲乃有此義僕僕故嘗紀任使君韓令二館夫事而不得其名以為恨此僕應有名或能為作數十語也縞帶微瑣不敢瀆門下清嚴聊成一律書扇頭并附近作庶幾把握之餘於奉揚仁風或少助耳南中氣候淉宜唯節宣自愛

又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忽忽虛度六喪門下按部絶域勤存不佞覙之重錦飾以哀辭固有頬赤汗下而不敢當者然豈敢遽以辭却而偃然不恭於君子又何忍勞萬里之使使其靦然於道路惟是區區不得已之念必不能拜嘉敢托便郵而布之左右不佞自庚申不即從先君子於地下忍疢偷活葢一日而腸九迴丁卯之春先帝發覆盆而為大明之矚先君子得以其官葬不佞亦

稍稍稱人而自是不獲守其匹夫之節出應朝命又為
舍兒所惑頗治園池廬舍器翫之屬私心未嘗不愧之
悔之庚辰以來名為棄家入道實欲托謝世路苟完殘
念布衣蔬食用畢此身而已古之履順居裕者尚不忍
於懸弧之日徵親故聚飲食而況不佞哉門下今之曾
閔其必以不恭見罪固也嚮者承見委雖不敢寶其敝
帚然尚未及命筆而有三月甲令門下尚以為謝乎則
不佞復且頰赤汗下矣荆石閣老受聖眷非恒筭額之

念雖切而夔龍之讓甚殷勢不得不一出特以次公病甚而太夫人眷眷盤桓躑躅事甚難心甚苦今勉且北耳趙宮洗亦已就道邇復有攻吳宮諭李太僕者國是方縱横人口趙恐不免請告請告亦自佳所云梁有貞故人公實弟也豈有酖人羊叔子哉赫君嵗杪亦相聞惜不以托之即門下亦不及托渠命固縲紲耳胡君二義僕草次作數語弟不堪灾石子兼三大字極雋偉峻伯丈亦自楚楚非公高雅誰為致此者乃知李約并移

蕭字石似不曉摹揭一笑一笑夏蒸唯為道為蒼生自愛

劉日孚

遠使手教見責大貺具仞念存僕以考績至淮陰而有叨轉之命返棹歸里得一哭亡弟撫病妻且免車馬襏襫之勞於私便矣第惡況種種無處可以舒眉且念大審計迫倉皇走金陵履任一月寢息無暇甫息肩而有南牀白簡捃摭考事謂僕與銓部皆欺罔不知皆有題

准事例可據非欺罔也計當有處分矣第造物忌多取僕半歲之間躐遷八座一子登第一子廕録上及尊慈下逮内人取亦多矣知止知足猶龍公有成言僕尚安能久作貢城一星耶業已上章乞休不得則有再請耳覽吳國賢強識録嘗㕮一臠可以知味凡能校而梓之洛陽紙當為貴然刻手勿輕用楚人楚人無佳手故也秦中丞有年家之誼第不如邵中丞書既不易達當銘於心俟其訊問相及當即托之

張侍御

僕山野長物於世無所比數而再辱專使將致手教大貺慰存獎飾往往踰分茲復以家弟忝竊與觀貴邦人文而烏及之何可報也伏讀誨辭知攬轡之餘偶襲風露盛德天相知已勿藥弟不無跋履之艱案牘總總雖神明理解亦不能不小煩靈府幸稍便裁省以凝天和區區久棄物外左右顧眄無一五尺可使者不能一候文戟之下不腆附使殊慚簡瀆亮之亮之寒氣向深惟

為道為蒼生自愛不宣

又

某匿跡田野然以門下之仁聲善教洋溢淛藩而吾吳獲承下風不勝秉彛一念薦其蕪辭而門下不遺其醜玉案金錯之報蓋殷殷然即有所少效不足以當而門下之猶念存之也頃復拜手教大幣之辱則門下勤施之益無已而區區之愧亦無已矣頃承攬轡三輔埋輪大疏前具於邸報見之其藹類長物也何敢自比於荆

石先生而門下以相引則甚悚不倫一丘一壑走之伎倆盡矣荆石先生荷人主肺腑之知與天下膏澤之望誼不容不出乃以次公病甚而太夫人念之小次且聞再疏不允或不免首路也使旋聊此附覆併布不腆春中尚寒惟為道為宗社蒼生自愛

與鄧侍御

世貞側伏州里自燥髮以來所見直指使者前後凡四十餘公獨門下最為神明所按騐真使人神悚氣慴而

一切持之以公心應之以虛已乃其善善之意尤自悠然其長小時見傳有郭似菴公者雖極稱琅琅似猶未及門下也先公之滯魄三十年矣而獨門下表而揭之此事雖與撫臺並列而發之自門下先公不泯之善若足以當門下指而揚廷之剡更復及小子貞其辭又特加纖豈小子貞亦有微線善足采耶今者先公得全荷國家全典以安於九京而貞復濫竽留省門下固以公心待愚父子小子貞縱能為不肖忘恩敢為先公地下

忘德也此念鬱積久矣家居時無一介足使而門下入領臺端旋按閩部莫可蹤攀邇來復遘亡弟之變䰟魄驚沮形神支離不能修尺一以通交戟之內乃者心事稍定敬托鴻羽少布區區唯門下之德威在嶺在閩不啻在三吳也豈有意乎棠陰故地哉則有王忠肅韓襄毅開府故事在貞不勝顒望秋暑初飈唯為道為蒼生自愛

荅赫侍御

自門下之去郡理幾三載矣而士民謳思若新即不佞與荆石宗伯旦夕所不能釋口而念已廢業久野人姓名不足以褻清覽亦會雲泥曼隔鱗羽飛沈無由一布其區區乃大翰咢䀛忽若從天而墜憶舊惜睽種種慰存則又明月之投懐也貞自犯韲啄棄身道民懶病相藉去鹿豕無幾而門下猶以世理相期則非所敢任耳審台侯萬福還臺在邇持國是正士風念惟門下可以此言進辱喻得貞惡詞翰偶有一素卷不免露其醜而

適坐兒女累多謬誤不謹外不腆獻縞附之使者并祈
亮納不宣

荅詹侍御

向者讀公之大疏以為批鱗犯顔古遺直也既而聞公
之出處則令人有振衣千仞想然慶雲威鳳可望而不
可即意鄙陋辱長者先之明月投懷和風被襟酒德既
洽遂忘爾我至於揚扢風雅綜覈名實雖超情物表而
不睽方內桂檝縹緲漸入虛無乃嶶音致語猶聆聆在

耳聞也方别後念之闕便不獲追謝并承動定而使者以手教至矣拙集如小乘僧經論滿車猶滯外道得良師指示幸矣何敢上勞證明麋鹿之性久安長林自顧腰領皆非世物匠石須巨材以為明堂梁棟用干霄如執事尚在睥睨外而況不肖耶見飾之辭良非下衷所云倦遊抵家杜門謝事日讀佛書事孰有大於此者顧自此以後勿助勿忘而已雅貺種種大食一器尤米汁所便珍謝珍謝

荅慎侍御

避暑山居跌宕圖史翰墨中時以酒茗佐其適不知一壺之外天地也公誤聞之子與而又為僕誤言之乎唯是空谷跫然不勝快心且有所扣質走筆以復雖不敢言飽歸庶幾不至空往返耳芡實拜貺謹分之兒女使酹食指之動并還書三種俱領訖外所需如數附覽子與有四畫托表委是宋人筆但破壞之極良費裝池九月間公果至觀之當別有妙品足娱目也餘不具

來書王維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温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一雙五畆也本句云四十雙𥁞二百畆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為二百畆陶南村輟耕録則謂一雙為四畆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

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恒欲就之

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為圖何以為乙

原本云增損塗乙塗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之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宋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

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桄榔亦有面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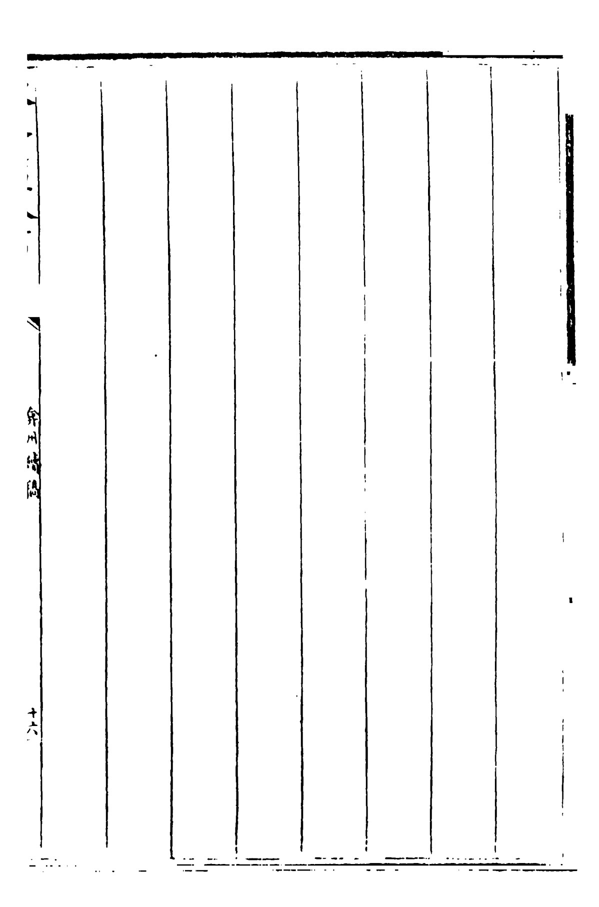
得遠使知已抵吳門用驟寒返棹將無亦興盡耶僕自入春小有所證一切綺語多識及有為之跡盡皆損削唯日嗒坐而已所喻長孫大尉祀議感帝即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樂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嚮年在燕中有一貫人

問家弟索慎子而僕無之後聞其覔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翁殆如陸澄多讀仲寶書二十年而每屢下問足徵大雅之度見索蘇長公詩乃元板有注釋者今附去亦可省奚奴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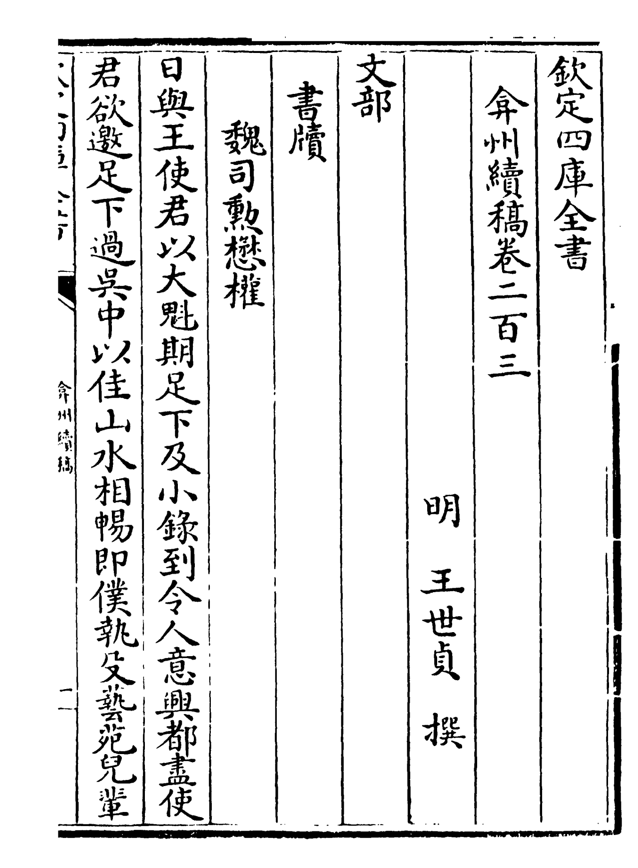
又

大火初解宴憩林樾間而使者以雞頭至矣且有山萌海葅佐之何執事念舊敦諾若此僕自接方袍牽滯公案者二十年而今稍得遇真師指要路若謂透禪機如

坡老則未敢也且坡老是説禪非悟禪也别紙所示庫露真記是北酒名尚未的也活剥生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張九齡也稗即棺也今書作稗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若内外則一憑公意然不如漆外之為妥也茅山碑華亭城中友人俱有之第不肯為公畢價耳日來欲拂閭見盡付之海若而受公刺促不獲聊用塞白不一



弇州續稿卷二百二



弇州續稿卷二百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魏司勲懋權

日與王使君以大魁期足下及小録到令人意興都盡使君欲邀足下過吳中以佳山水相暢即僕執殳藝苑兒輩

負笈經場亦何必遽叩木天讀中秘書也足下第來金盞玉鱠釀露米芳蓋不特郫莒之飧而已董生亦復可相攜否賢兄先獲儁甚佳毋論異日仲之所得與伯季孰多有沂公淳安義相待也王使君誠足稱知己足下丹成此其外護一笑

又

三年來不敢通燕中貴人一札雖至親知如吾兄者亦爾寥寥正謂此猖狂姓名挾人眼鼻耳周大夫至得手教及拜大貺之辱知前有書遺殷氏浮沈而此書亦見

妬陽侯依稀僅能辨字再讀之則感激用壯隱然若五嶽起方寸者足下過以蘇長公見擬僕何敢望長公長公元祐完人也僕之此身如井上螬李無非齒痕久自不堪應世世謬用之耳戊寅再辱南牀已息意時趣江陵公再托致區區了不敢報中年氣衰懶與倦會一切滋味都似嚼蠟唯好讀西竺書希出世之學而津梁杳然會吾先師出金篦導之不覺有會而自其化去學士披簡見委不自量妄有銓次不腆之辭豈足以易世誣

民言路誤取為贅耳第僕不敢毫髮有所尤忮每誦古先生所謂奉經受輕賤先世罪業悉從消滅為之欣躍自媮快間一追思往詟皆地獄種子則毛髮盡竦間者兒子蹭蹬名場僕亦任之而已不謂猖獠一語遂竄足下衣鉢誠可怪可笑春時周元孚戸部言足下幾亦中含沙之射來示果爾足下才太高名太重齒舌流羡人輙以為口實幸秘之畚之夫千鈞之弩不發於鼷鼠破山之劒不施於砧石燕志云智深而勇沉蓋勇者所以

藏智也沈者所以養勇也僕老矣所見唯足下可寄誠不願足下輕用之也周大夫索報書匆匆附此山中獨享之味無由分贈薄物等於獻縞耳長公侍御在荆州時有一札數詩見教佳甚江鱗無遡波者遂闕修謝幸先為致聲兒子北上當專裁候也冬煖加飡自愛

又

僕坐卧一静室雖妻子眷屬皆視為搏沙獨所不能忘情者知己故人所不能盡郤者筆研耳昨冬從周大夫

得公書捧讀至再喜色滿大宅旋草一牘并附一絲托代周之入覲者蔡倅報公會其人以殿去别取道還里無從質之兒子兒子北上匆匆數行亦以所欲言者盡前書故耳兒子失利後有留滯燕中説云自公發之既得長公書縷縷公遂絶影響必無見棄理當繇蔡倅浮沈耳今冉録一通去併僕近作五子篇呈覽知僕夙生之障於故人筆研俱不淺也長公宋廣平陸敬輿之流也遂作中興弟一事公文彩暎世加以謣謣故不必乃見力

足使絳灌側目太常奉使近例所鮮禮成之後歸與二鳳侍太公法醞為觴宮袍製彩人生之樂無以加矣步武青瑣紆徐小郄誰為公畫此策者僕老矣作伯仲書人且以為處仲擊唾壺不知其適然泊然也季君不能復強聒幸為我致聲

又

得手教知自秦中歸為太公稱觴畢為長君把袂即故人之念係之矣向草五子篇覺猶以文士名兄宜兄之

不我肯也扇頭之作其蓄旨太上乎弟結語鋒距太髙或能使見者不懽秦中諸篇有意有氣有風骨嵯峨蕭瑟幸少以脂澤調之不然恐少年微作王允寧窺也兒子自燕中歸極稱得奉賢伯仲教津津不減龍門異日仗切劘毋論為壁為碔砆不至作求價沽足矣僕病歴三時幸而自起逐逐子墨客卿獻歳必焚之作一壁觀婆羅門相見無期加飡自愛

又

僕自九月徙深落了不聞時事偶於臘初得元馭先生信言魏懋權過司勲矣始為國家喜得一正人作將來水鏡既而為足下喜則以老先生高年不致有意外耳足下望太重材太高恐為時所趣而忌者亦乘之幸小自消息沈以養勇僕於諸緣雖不敢謂放下至盡要亦去十分之九歲杪尚為邢州趙生草其父司馬公傳過此筆硯塵矣黃州周二京兆作一叚奇俊事令人咽吻稱快當伏青蒲時不至聲磬磬尻益高即騎䯀馬乘荒

障亦復何害元馭且有起色而以仲氏連喪二雛且病甚太夫人念之更作齟齬遣役上第二疏附此代面趙生書傳併上念其道遠且習足下也儻役至幸即付之長洲令曾鳳儀瑚璉也而甚澤於道初政徽為鄉里亡賴所累旋即了然邑人方歌澤門之黙而遽中中山之箧僕與家弟甚惜之即元馭兄弟亦甚惜之匪以誼故私也貧不能謀謁選裝不知有徑補例否足下儻置之魏博百雉間異日必獲從中年俎豆也請以吾言證之

鄒孚如司封丈致聲自愛不悉

又

昨王元馭先生上第二疏人便有小啟附候起居并以文稿屬寄邢州趙秀才甫發而崐山丞將吾丈手教至且寓二晉綺知其不我遺也是夕後得周元孚京兆全疏讀之快甚其破的如千鈞之弩抉摘奸倖情狀如虎頭之寫肖此曹子縱復揎拳甚口於長安中厭厭九泉人矣記癸酉楚棘五經元皆成進士而三皆長者即周

與曽長洲鄒司封也曽方不利世法然實金玉君子前所云浴魏之間勿失此佳令也僕近方曉不耐煩頗不受俗縁約束雕蟲小障漸能驅之兒子亦微有物外之識而僻性自好兩小者將來風氣似適於此除不盡作搏沙觀以此愧我仙師耳屠長卿作達狼狽至此甚矣才之為人害也即盡明州東湖水何能洗丈人無行四字為之悵然適徐太學孟孺便附此并申不腆徐生文學行誼要當於古人中識之試小與周還必當作槩

乳合也王先生誼不容不出而為次君病太夫人戀之故不能出今病者起矣便間一言之太宰公餘不悉

魏考功懋忠

不佞危人危語豈足以為尊公老先生重而年來猒勸筆研修辭之不能即有所撰述疥壁而已吾丈乃鄭重奬飾徒使人有愧汗耳李先生之為其尊人乞言其意猶吾丈也僕之欲有效於李先生亦猶欲效於吾丈也使倆盡此而止則如之何鄒先生南矣諸賢一時聚金

陵是極精采事第胸中不可著此意亦不可使人豔此跡僕雖杜門一凡夫也既不敢妄希出世又不慕長生所恨心境擾擾不能瑩徹耳名者道之累汨沒此中四十年晚始知畏之然畏之亦非也併所謂畏者忘之或庶幾耳李使便附此珍重珍重

又

謂不佞不好名則欺公念其與真我背而馳且犯吾師如愚若昏戒也則凜然毛骨竦矣有所結撰成亦間一

愛之念其耗神氣犯綺語而役役受責無已也則又靦然愧戚戚然苦矣獨於太公固心儀者非一日然不盡以三郎君故也公之直節高天下而次公附馬次公之文譽滿天下而公肩馬李公之政術成矣然而不佞之所心儀三君子者則又非以是三者故為其有為已之學也用是見委壽言不能以例辭而又不能破例而不辭姑援昨歲之諾以朌改歲之子墨而泚之然都無復搆思又無暇加雌黃也其不足以重太公而慰三君子

明矣公何賴焉李先生賢者也太史公有言晏子而在
願為之執鞭何况當吾世而為公金石友即不命及不
佞且願附名姓於龍門而乃重之以悃誠亦為其太公
壽耶弟無若有成言何兒子亦强言幸誓不至詩無已
則公以狀來而僕黽勉為長句且作小引庶幾可塞白
也然自此當舌不至鼻矣吾州有六生者其人不足惜
而罪不至死得公力言之毋斃杖下亦一隂德也加飡
自愛

又

自貞竄田野不敢與世路接而前者不獲已有江陵之使乃承門下見附一札惓惓通家之舊至於新詩數體二十餘章往往直逼開元而河朔風骨故在徘徊吟咀悅若與懋權相對自是五湖之鱗無遡江而上者僅有加額西嚮而已今年夏則從除目諗公已入臺從彈事見公大文如君實獻可不勝歎服僕勾吳鄙人也蝸殻之涎聊可自濡誤而入世網又誤而習雕蟲幺麿之技

終其身飽人齒牙今幸不至迷復一切掃去塞免結舌作頭陀行逕以老足矣茲因兒子偕計聊伸候私三鳳阿閣光豔絶世兒子倘承下風知無無蔪片羽垂蔭暎也冬暖惟加飡以慰蒼生之望不一

又

僕百念俱㝡落不能忘故人兒子間入請沾沾談伯仲志行不置云二君子皆當於古人中求之仲氏差尚露鋒距覺伯氏尤篤懇舉體無凡處僕謂此兒素汶汶何

以解作陽秋語今得書知公固已收之藥籠中矣十四
年前按部南樂一接太公恂恂長者再倅名郡滿三考
而僻居不蔽風雨是時不能如陳豫章設孺子榻孔北
海表康成鄉蓋時時心愧之即徽三郎君固欲效一言
之贈以補前過況重之以公之請耶弟昨於佛前自誓
新正後斷筆研役今幸殘歲拜公命尚不至破例也兒
子有外家役未即歸欲留使者三五日作報書僕可得
脫藁草而歸思甚迫不能挽如何如何邇來朝宁頗緣

公議奬借忠直而於格心一叚都未講求諸賢各欲自成其名務為搏擊以致讒人得伸其巧將來宫府日暌事變日新誠不知所底止公之憂確矣僕復叨叨及此誠杞人也厚幣却上三扇頭詩佳甚僕不能自秘書扇以復豈直篇數輸公一籌哉冬寒特甚曝背之味無由奉贈不一不一

又

兩月前得公所致書及致次公集讀之不覺淚涔淫下

也蓋時有亡弟之變尚未久念次公才足以追翔陽於鄧林而中道渴死若亡弟之業稍成名稍定其壽多於次公十歲差小可觧而少於僕亦如之天乎胡不使兩才子方軌而馳而遽至此極也則為之兄者情事各可推已辱示諸詩讀之比之於舊温如栗如者不異而多琢磨之致敬服敬服見委次公集序不能佳蓋從涕淚壓土出之自無可當心者無以灾木可也僕前有所條議姑塞白耳孔廟一疏粗謂於道不詭乃聞猶在齟齬

而條議之章至不發抄老來苟出為少年所輕乃爾適者憂病糾纒死期漸廹以故上疏乞休竊謂輦上君子不知僕僕亦不知輦上君子尚可戀戀金陵倉粟哉騏兒幸得復接侍顔色幸有以誨之渠雖漸曉世故終覺有亹桂也太公萬福此是公真境鄉寺之擢雖向崇峻要不足溷靈府唯自愛不一

詹東圖

别公未周歳而來不疑偕李祭政本寧過我不疑公舊

識也本寧與公晤於歙每酒間談奇人奇語必及公抵掌揺擘如曼倩少君相徴逐權竒夸詡靡所不有相與大笑引白滿酹亡筭蓋二豪去之旬日而僕斷葷酒仍修頭陀行又八日而歐楨伯來又二日而辭曇靖轉徙村落與親故謝絶又四日而公至城以書來矣藉公以二十日前來大堪與本寧輩操不律傾醬落𩊥鞬相屬旗鼓相當使我弇山增壯色不者以五日前亦足率敬美子念從公及楨伯青燈促膝也而已矣所謂缺陷世

界信矣書辭娓娓若猶謂僕可如貢大夫賣田買車牛而出者僕之不出非敢以為名高亦非有所希覬於世外之業直自量不能出耳假令僕出於今舌鋒筆鍔之杪寧能寘一喙一指乎哉公宏略可以應世藻辨可以動俗行矣清廟細旃之上當不能舍公且今不乏才有公數輩在亦何所藉僕也醉茶軒名甚新所命指更新僕故斷文字詩或不至盡斷第不欲受人約束耳請俟長晝以陽羨點惠山七盌興發淋漓爛熳可滿一紙方

朔像雄尾拂新刻皆領訖亦有薄物比於獻縞希亮納
林生為公所奬借當是佳士第晚矣亦缺陷之一端也
丁君扇汙訖并上不一

又

昨見除目不任欣慰金陵帝王州玉堂神仙府而老兄
以一廣文超為其寮總挈三山之名勝追挹六代之風
流其快當何如僕一壑自放與世末敍昨秋偶有小講
得支吾殘日不至潦倒然去大道益遠矣辱損餉桃杯

二片不必果西池物仰佩至意深於方朔公精誠發於夢寐以有新詩僕故不能作太傅東山之樂亦不至如少陵西蜀之苦第不知伯玉又當如何耳詞翰轉益精緻使人不忍釋手醉茶軒名甚新警作歌却甚難連日以水災為桑梓作說客瓏纖奔走揮汗賦此極不愜意不曉是文通才盡也溥物不足酧來美聊見侑耳餘不具

楊襄陽

執事行竊謂除目只在旬日內方擬治一杯於花徑祇
候而蹉跎遂成數月別野人不能問世事但爾時遷除
大有不可解者達士大觀正當不滿一笑耳輿國士民
似饒餘福明卿尤覺緣勝想當於真宰前祝留公張羽
王落魄可憫金陵之行或足少暢鬱悒第一觴一詠間
不無又樹矛戟如何如何僕近為瘧鬼所侮浸淫不已
幾遂委頓然自此萬念俱掃盡旦夕作有髮頭陀矣使
旋附此不一秋氣向深加飡自愛

又

春時鄉人周茂才歸則稱公有霜露之恙尚未已而明卿大叅為言勿藥伏惟小畏風自消息無他也襄陽久借公作羊開府上佐即峴首漢江之思將來並深永矣弟除目久未下吾郡樓臺頗稱近水而堅貞自信者乃不斷得月耶僕非敢以不出為名懶病苟活跡於逃禪耳元馭學士猶在禪而遽膺夫爰立之命為國家培真氣為善類樹赤幟吾曹借桑榆之暎以自煖抑何幸也

所喻尊公壽言僕忝葭莩之末覩兹盛事即徵公托寧不欲小有效於管槧第以數月來有筆研戒而明卿本寧為之前茅更難稱繼恐重虛仁人孝子之至心不獲已謀之曹子念而潤色之或有當也大幣具切遠臆謹拜嘉并附不腆之報希照納初春向和惟厚自節宣以迓眷祉不宣

歐楨伯

久不聞問寤寐勞思傳兩制之擢執政懸待而除目尚

兩寂寂豈國子先生未成進學解乎梁舍人來得惟敬書知旦夕北首愁未辦裝耳僕老此山鎮粗飾濁醪翰墨自寬了不知其薪之積也春來作夢無非故國遂與春明門絶矣舍人便卿附此貴僚吳君者材甚髙步武臺垣而出倅遠郡其識可得聞乎餘不具

又

春時得兄一札及寄雖館集誦之令人灑然清光入懷不能已已弟汩没塵海中荷先師援拔不至為六賊鉤

牽入阿鼻獄於分已過豈敢妄有希覬如高令公王恒山也若言路齮齕則固甘心受之諸凡詈我辱我者皆代我懺誨宿愆耳正郎之遷比之少陵檢校已超此不足為兄賀於操觚之士少一吐氣乃足賀也惟敬高坐羊城趺宕詩酒且在世法中光景殊佳足慰晚途魯侍御按吾吳其人寛大長者而於出處一念尤當作物表覬惜以病去不獲相叅承兄有使風二君為一布區區可也尋兄往札有托趙汝師語未審何事汝師凡三見

不暇卬之玆殷無美行附數行扇頭二律破例見鄙仰

吳翁晉客金陵詩甚竒幸物色之初暑驟溽強飯自愛

又

雖甚念足下而不能作金陵問亦以鑿坏之人與世末

敍者例固如是耳適劉計部一札來云足下已請告旦

夕當發此何必減二疏即少賜金何害蔬食水飲哉都

門供張嘖嘖填道弟不如鍾山一片秋色寓無聲之情

獨至耳惟敬雖厭世足下遽歸文星之在百粵分者欲

移當復停五羊頓不落莫矣金陵將無復人如何欲作一詩贈足下而劉氏人去迫且年來有苦吟戒以是且止然終亦不敢負也昨戚少保去曾托致惟敬奠文一章又托訪求岑紹興遺詩文鄙意欲梓而行之生平不受人恩特此君一刻出意外小欲報之地下足下會少保幸從臾焉山中白雲不待分供彼此共之自愛自愛

又

僕乞骸見格其説窮不得已而以病告杜門却埽俟命

曳尾而故人尚有剎啄者吳明卿見過僅少平原兩日
酒戒文戒破我殆盡幸此中無染着不至作謝公離别
惡耳昨秋見臨淮諸君子送兄散髮海隅之什日夜想
像聚寶雨花餞别冠蓋不減二䟽而竟爾寂寂乃知䟽
至公車而止當是一時廟廊意不欲去面上眉耳區區
齒吻餘息處亦無所成名特以初心不擬負且自顧老
矣安能脂色軟語事言路少年誠不欲重貽蓋棺玷非
敢藉手西行符繻也佳章見贈理事無所不暢第以文

成貞白見擬非吾任耳小侯興到當勉倚和侯兄一成行即上之充艖符壓載仍托五年使者寄羅浮主人使候於大庾傍也前周生所附去像賛方愧抛糞佛頭何勞鄭重此復

又

與兄西關夜别即走鄉落蔬食禪棲者亟歲為病所窘不免食肉為盜所憎不免入城為故人所強不免復親筆研自是碌碌一故吾無足道者唯見嶺南人問得兄

起居狀知尚健飯豪吟雖祭商異境猶是一天僕小於兄十歳齒落殆盡髪無數莖黒者姑作逍遥觀待期而已秋間荷主上恩德宰地見憐先人得賜祭葬贈官自此可以下見泉壤若山公一啟便為蛇足少不自揆當作小草兄無用見美也朱提舉人將致手教及扇頭大章恍如覩紫芝眉宇喜劇欲枉輒成小律附上并薄有所侑殊不敢當玉案亮之

又

夏時曽有一書附去不知達否三見南海偕計者問足下起居云食履神明不衰吟咏益王且傳有壯游之興令此江山生色第僕自強起以來忽忽無復是處此邦名勝雖足暢游目小小篇什差亦厭訾然既成而中愧之矣爲得亡弟耗食寢都廢三秋九十日眼眶無一日乾生理遒盡何况宦情已上書乞骸下銓部得覆允便可買扁舟而東於墓田丙舍稍一飭理劉伯倫云死便埋我故是達生要亦恒事耳張肖甫遂爲異物今歲不

堪龍蛇指不能盡屈也相囑無多談加餐鬬健而已耶

學憲寄兄全集讀之於眉峰得小展不一

寄瞿汝立

闈已東裝將西首矣白葛黄粲充衣鉢費謹懸拂子俟

公一口吸盡西江水當借餘潤潄肺腑也

荅況吉夫

用晦使來承貺書及詩讀之了知微意所屬令人悚息

不敢當然起色未嘗不浸淫滿大宅也僕固不佞茲意

畜之久矣雖會出入朝野未遑息肩然所以不敢輕舉筆者說有二其一嘗筆之卮言以為千古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郡邑官師宮殿名不雅馴不稱書矣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冩者乎詩不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吕不韋之書足薈蕞者乎竊恐未能繼也其二則當有罪我者史記千古之竒書也然而非正史也如游俠刺客貨殖之類或借駁事以

見機或發已意以伸好今欲倣之則累體削之則非故且天官禮樂刑法之類後幾百倍於昔矣竊恐未可繼也雖然執事之知我深矣其屬我切矣不佞焉敢終自棄以孤君子之明惠意者其自東京建武始乎執事卧家踰十載豈其已有所撰述姑欲借僕以自證耶即有之幸毋作帳中秘可也僕生世不諧終老毀譽間今獲假徼譴偃息泉石為幸已弘弟春來花竹日新苦酒食見迫卒卒無須臾之閒草次奉報不一

答張羽王

昨楊大夫行時偶患眼疾不能事筆札而大夫自意遷可以無入境且云足下亦旦夕除目下矣以故不及草報書然亦野人懶慢常習足下何督過之深也扇頭新作令人恍馬如靚七年前面西征注文極爾雅便覺酈道元江文通為贅知復沿檄金陵稍與其山水人物相接差足舒吐每讀柳河東集歎其所負挾瓌甚大而謫止司馬移地止柳州其鬱悒憂懣之極至有不可以為

生者足下之不遇過河東何啻倍蓰然而無一字半語之怨何也人之度量大小相去遠矣僕已授家兒輩東身入茅舍不將一物自隨覺胸次湛然然尚能成一詩書扇頭奉贈自此焚棄筆硯矣

答王龍溪

自辛未夏獲一奉顏色於今七改歲朔矣每見張守君道翁飲食步履耳目之用不少衰方在仰羡以為錢塘一衣帶水懶廢自阻無由侍几杖而聆德音忽拜大誨

及新刻數種捧誦之餘不勝感服此道理在孔門若五百白牛乳陽明先生於内點出醍醐然服之既久仍以為酪自翁再一點破使人咽喉間作甘露快世人不問羅什之啖針而槩疑其有室無怪宣律師未曉三車菩薩地位也守君甚念翁春和一命扁舟游吳中諸山水觀萬物一體之妙且令後進有所啟發何如餘不具

荅凌繹泉

昨自吳興還情事黯然得接清論游別業評騭名畫法

書網魚薦酒便是出苦海登四禪天解維之後夢境亦爽歸欲作一詩紀其勝并題仲君盟鷗館旋為俗事所奪萬姓類纂史記纂蔘二序亦未及命筆方擬杜門養痾於湯藥之暇完此諾而使者以手教至矣棲賢筍是竹中第一品當令玉版師避坐謹以惠山泉獨薦之作禪悅味供不敢輕待也謝去咎姓纂附上或可少助博洽湖山清曉四字鈎上手瘡不能執筆亮之亮之

胡觀察伯安

公明德君子也歷官二十五年不改初服不求速化楊文懿公所自擬以青裾白髮之節婦非公孰當之然而文彩爛然五色若滇中之賦與文見一斑矣篤生賢子則丹穴之雛一和鳴而暢昭代之盛諸所以黼黻泉石娛快性靈者種種來諭謂髮尚純鬒健啜雅步雖受稟之龎淳亦內外二境之美有以凝成之也惟麟趾已徵而含飴未遂然亦只在早晚間耳僕未老而衰無意人世蒙上真見喩薄曉去來於分粗滿今者之遷真爲蛇

足已懇疏力辭異必獲請伏承飾奬兼賁大貺非所敢當但恐孤千里遠意勉爾拜嘉不腆附於獻縞仰祈鑒納不宣

司文選澤民

伏審門下明德宏猷久重銓地邇者晉握大柄登選賢哲以黼清時甚休休世貞良劣過時之人跧伏草莽不堪拂拭加以亡弟骨肉深痛陳情乞骸門下特垂勉留過弘飾奬重增慚汗惟是報書猥及先君子事則曠若

發滕五内俱震縁往時宗伯覆臺臣之請僅予祭葬貞
已冥心引分無復覬覦止是具疏為先妣乞并祭而已
鄉衮太原公為改疏辭得以移洛貴部荷明公與太宰
二山公贈擬得祭八座太原公誤示覆自選部以故貞
有不腆之啟僅達之選君子不復知自明公大造於先
君子即世世犬馬不足為報而乃懵然無所識知明公
固不以為德如不使有朐無心何謹此附陳感私然不
敢以筐篚累盛德也亮之亮之

答帥膳部

世貞里居若瞶而偶傳有帥君者自北曹乞分司白下嘗以片言柱宗伯飾勤口私心壯之又傳帥君工為古文辭初秋病攊憒憒中而南昌胡生以尺棫介我啟之則讀一詩一家而皆藻其語雋永其味又若以貞為可教而降心者起色驟上滿大宅念留司無他帥嚮所傳帥君必執事也世貞抱膏肓之疾蒙不齒之謗其斷斷自白下而操刃者又執事之省人執事盡汰之而以過

褒飾即不肖感恩狥知之無已白下諸君子得無疑執事有偏駁之嗜耶執事古文辭鮮所不宏麗而擬古其巨擘也乃見贈之篇精博老蒼惜令不肖當之辱耳世貞久墮謭語業近荷師眞見戒行且入關塞兊黜聰焚棄筆研而執事之見壓若此亡已則妄進一言大抵有韻與無韻語其軸一也庀材宜博師匠宜古入思宜深篇主脈句主眼勿庸勿晦勿促勿碎凡數者執事之所饒辨也而復以此進吳札之獻縞獻所貴也拙詩書扇

頭不能酧來美當青女時屏之篋笥而已

孫文選

貞不佞嘗從燕中事先文恪公又一再接伯氏叔氏諸先生而至於門下則若踈澗者然門下之賢與文學節槩天下莫不知而其於銓部之政則尤膾炙人口家弟相見能嘖嘖道之而趙汝師宮贊每一書來輙稱服不已謂羣賢雖滿朝當無出門下右者不佞固自放世外然不能不熟知有門下也門下秉銓政來歲餘矣所推

藪中外及巖穴幾盡然類多忠信亮醇瓌奇儁特之人而猥劣如貞乃亦濫塵啟事此則所未喻也貞一疎狂士耳往年先君子難不能從死而又輕出雖欲有所為不獲遂而歸家僕見誤治園圃食酒買書籍有豪聲為白簡所中雖不必盡實要非無謂晚途雖稍若有徵塊處窮約而實自放名教之外妄希出世之業此豈有毫髮足當於門下者毋亦門下惜其本志不甚汙濫薄曉鉛槧之業為足收録耶將二三同年故舊在事者稍一

游揚之不欲峻拒耶僕於出處至微細出固無益處不為高特以疾病連綿衰朽侵迫欲苟保半殘之軀以毋為門下知人之累唯此一念則甚真且決乞骸疏上幸即為處覆賜歸則門下大恵也干冐尊嚴無任悚仄

萬兵部

自往者得效一言之敬於公之先人於今四閱歲矣蓋猶惴惴焉以不文為愧山中不能數承起居惟從邸報見公有尺一徵而又見拜司馬部蓋當事者欲以腹心

干城寄公非漫浪除目也區區自縻成癖日與世左蔬
食草衣燈火一龕以終其身足矣兒子謭陋不文誤玷
賢書遂使賤名復齒人間而公至舉以稱賀得無重僕
之愧且懼耶野人見傳呼而驚誠驚之也大司馬撻伐
之威無所不加而江南歲屢侵閭閻展轉盡矣公亦嘗
一念及否兒子便附此以報草草不竟所懷統祈照亮

弇州續稿卷二百三